

三 月 雪

肖 平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九 年 •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个集子所收的反映少年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，都是作者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。其中《海滨的孩子》等六篇，一九五八年曾由作家出版社出过集子《三月雪》。《两只大雁》、《圣水宫》是这次新收入的。

作者以生动的情节，细腻的笔触，刻画了几个在革命战争年代英勇斗争、在社会主义时期热爱祖国建设的可爱的少年儿童形象；同时也塑造了热情关怀下一代健康成长的革命老前辈的感人形象。语言优美流畅，富有儿童情趣，在艺术上也具有特色。

此次再版，有几篇作者在文字上稍作了些修改。

封面、插图：王师颌

三 月 雪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98,000 开本 787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6\frac{1}{8}$ 插页10

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1979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50,000

书号 10019·2771

定价 0.63 元

目 次

海滨的孩子	1
养鸡场长	14
三月雪	47
玉姑山下的故事	92
秋生	112
锁住的星期日	128
两只大雁	146
圣水宫	177
后记	194

海 滨 的 孩 子

二锁多高兴，到了姥姥家里。他已经五年多没到姥姥家来了。

姥姥家紧紧靠在黄海边上。村北是港渠子。满潮的时候是一片水，望也望不到边；落潮时，海水退走了，就露出一片黄沙滩来。村南是一条沙岭。沙岭上长满一片沙蓼。站到沙岭上可以看到海。二锁多么喜欢海啊！蓝蓝的，没边没际，闪着金光。海里都有些什么呢？鱼，蟹子，虾，还有大鱼。老师讲过海里有这样大的鱼，比房子还大。可是二锁没有看到这样的大鱼，连小鱼也没看到。二锁奇怪：鱼都跑到哪儿去了呢？

姥姥家里有舅舅和舅母，还有大虎哥和小花妹妹。每天二锁跟大虎到海滩上去玩。海滩上的沙又细又软。两人躺在沙滩上，敞开小褂晒肚皮，晒得肚子咕噜咕噜直响。大虎比二锁大一岁，但长得还没有二锁高，也是念四年级。二锁并不怎样佩服他。他还是小队长呢！二锁在

放暑假前也加入少先队了，自己的小队长就比他本领强。不过大虎确实懂得许多二锁不懂得的事情，比如说吧，大虎知道什么时候上潮落潮，什么样的潮水有鱼，知道蟹子愿意在什么样的天气里爬出来，还能够在光光的海滩上一下子就挖出一个蛤来，并且还会浮水。这样二锁慢慢地也就承认了：关于海里的事情还是大虎知道得多一些。可是他干吗老爱说别人不对呢！有一次二锁高兴地告诉姥姥：“姥姥，今天我看见船上的帆啦，雪白的，那么多，站在海里一动也不动。”大虎插上嘴啦：“谁说不动，远，看不出来就是啦！”二锁在海边上拾了些好看的象小船似的白白的东西，高兴地拿给大虎看。谁知大虎笑起来：“那是乌鱼板子，我们都往外扔，你还往家搬呢。”小花立刻就跑去告诉姥姥：“姥姥，二锁拾了些乌鱼板子来家。”真是个小长舌头，就爱多嘴！

二锁喜欢在上潮的时候蹲在海滩上，望着从天边滚来的潮水。海潮泛着白沫呼啸着向他扑来，他向后一跳，浪头只扑到他的脚跟就退回去了，泡沫飞溅了他一脸，凉飕飕的。浪头接着又扑过来，他再向后跳一跳。这样一直把海潮引到沙岭下面。他站到沙岭上，海潮却不再跟他来了，慢慢地安静下来。

最使二锁高兴的是和大虎去拉鱼。两个人偷偷拿出

舅舅的网，跑到村北的港渠子里。潮水呼呼地向岸上跑着。大虎向水里一指，压低声音喊：“快！二锁，看那一群鱼！”但是二锁却连一条鱼也没有看见。这时，大虎在他眼里变成了大人，大虎说什么他听什么。真的，网还没拉到岸，鱼在网里就乱蹦乱跳了。二锁又喜欢又急，嗓子都喊哑了。一网拉上来的鱼就装了半水桶。二锁看着这么些鱼，真象在梦里一样。

潮水退了，二锁就和大虎到港渠子的海滩上去挖蛤。蛤壳上有许多美丽的花纹，很厚，有拳头那么大。蛤深深藏在沙下面，潮水把沙冲得溜平，二锁怎么也找不到，但是大虎用小锄一下子就挖出一个来。大虎告诉二锁，有蛤的地方有个小眼，因为蛤要留个孔喘气。二锁一看满海滩都是小眼，挖了几个眼，只挖出几个指头尖大的小蟹子来。他很失望，大虎就对他说，这面沙滩上的蛤差不多叫人挖光了，要挖就到港渠北面的沙滩上去，那里的蛤多得很。

二锁多么高兴呀，他希望回家的时候，能带一大盒子这样的蛤回去。开学的时候，摆在自己的桌子上，一个盛墨水，一个盛红颜色，一个盛绿颜色……同学们一定都围到他的桌边上来，他就送给他们每人一个。不，平常和他合得来的他才给，合不来的他可不给。

二锁暗暗盼望着大虎能领他上港渠子北面去，可是大虎却没有要去的意思。二锁有自尊心，他不愿意死皮赖脸地去求人家，心里却比什么都着急。

这天二锁和大虎从沙滩上回来，天已黑下来了。舅母和姥姥在做饭，小花一步不离地跟在姥姥背后，姥姥一转身，差点把她碰倒。姥姥生气地说：“我还能做点什么，长了尾巴啦！”小花赶紧拉住姥姥的衣襟问：“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姥姥正拿着一叠碗，哄着说：“好小花，去找二锁玩去。”小花噘着嘴：“我不。”二锁心里想：“你还不哩，你找我我也不跟你玩。”

吃过饭，姥姥和舅母在刷锅，大虎喂过了猪在扫院子，二锁铺了张草帘躺在门外的打麦场上。满天是星星，海风一阵阵吹来，又凉又咸。二锁睡不着，一来是因为海蚩子咬，二来是因为他忘不了大虎对他说过的那些大花蛤。不大一会，大虎也夹着张草帘来了，躺在二锁旁边，爬在二锁耳边悄悄地说：“明天咱们到渠子北面挖蛤去，你敢去不敢？”二锁跳起来，嚷着：“去呀！怎么不敢？”大虎照腿上打了他一拳说：“别吵！叫俺爹听见就糟了！”二锁伸了伸舌头，悄悄地问：“怎么的？”“怎么的，家里不让小孩子上渠子北面去，潮来了，跑不及就淹死了。”

“那咱们怎么办？”二锁有点胆怯了。

“不要紧，”大虎说，“潮一来咱就跑。”

舅舅披着件衣服站在门口，叫大虎到合作社送信去，大虎爬起来走了。二锁兴奋得胡思乱想起来，后来就昏昏沉沉睡过去了。他做了一宿梦，梦见自己和大虎挖了一大篓子蛤，抬也抬不动。就在这时潮来了，象一堵墙似的。他害怕得大哭起来。可是大虎已经浮着水跑掉了。潮水眼看来到跟前，他转身向沙滩里跑，可是迎面也是潮水。他用力一挣醒了过来，出了一身汗，心还在通通乱跳。日头已经爬到海当中的红山顶上，场上一个人也没有了。

二锁爬起来，夹着草帘跑回家。舅母在端饭，大虎在院里喂猪，姥姥在讲故事给小花听。吃饭了，二锁端起饭碗往嘴里直扒，好象嗓子是个直筒，饭一下子都流了进去。姥姥看得有点害怕了，放下饭碗望着他说：“锁子，你看你那怎么个吃法！”小花赶快探着头看二锁是怎么个吃法，可是二锁已经吃完了。

二锁溜到院子门口等大虎，左等右等大虎才出来了。他们相互使了一个眼色，就撒腿跑起来。

忽然后面有人喊：“虎子，你又领二锁上哪去？也不把院子收拾收拾！”是舅舅的声音。二锁的心凉了半截。可是姥姥出来说话了：“叫他们去跑跑吧！成年到头在学

校里，小鬼还放三天闲呢！”舅舅没有再阻挡他们，只是说：“可不许上渠子北边去。”

大虎答应了一声，拉着二锁跑起来。

潮水已经退完了。天蓝蓝的，太阳照在金黄的沙滩上，有点耀眼。小蟹子开始打洞了，平坦的沙滩上布满了象豌豆一样的小沙球，还有无数的小沙球被小蟹子从洞里扔出来，这些湿漉漉的小沙球被阳光照着，象珍珠一般在空中打个转，又落到沙滩上。一阵轻微的海风吹到海滩上，带来了海水的热呼呼的咸味。

“糟了！忘了带篓子，也忘了拿小锄了！”大虎站下来。二锁也跟着站下来。大虎往后看看，又看看太阳，摆摆手说：“走吧，用手扒，扒出来用小褂包着。”

他们又光着脚板在海滩上向前跑，松软的沙球在脚下沙沙响着，脚掌舒服得有些发痒。跑了一阵，面前出现了一排不高的尖头八角的礁石。满潮的时候，这些礁石只露出个尖顶。二锁想：“这已经站在海当中了。”转回头一看，姥姥家的房子已看不很清楚了。可是再往前一看，港渠子却还是一条隐隐约约的白线，象在岸上看到的一样。二锁问大虎：“怎么还没有走到？”大虎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早着呢，十里地才走了三里。”“十里？”二锁心里有些嘀咕起来，“这不是要跑到海里去吗？”大虎没回答，只顾

往前跑。二锁不能在大虎面前露出胆小的样子，所以也只好跟着他往前跑。

跑过了沙滩就是烂泥滩。脚底下越来越难走了，烂泥搀着石头碴和碎蛤皮，又粘又滑又扎脚。二锁小心地把五个脚趾头插到烂泥里，慢慢地一脚一脚往前拔，可是还不断地摔跤，白裤子和白小褂都叫烂泥糊起来啦，屁股也跌得生疼。大虎却一跤也没有跌，平着脚板啪啪地走着，不时地站下来等二锁。

日头快转到头顶了，终于走到了渠子边。哎呀，这港渠子老远看象一条白线，到跟前却有这么宽，里边满可以走过一条大船呢。大虎三把两把把衣服脱光了，二锁也随着脱光了衣服。大虎一只手把衣服举到头顶上，慢慢地向水里走去。二锁也学着大虎的样子，紧紧地跟着。落流的潮水很急，二锁沉不住气，几乎跌倒在水里。可是水并不深，只淹到腋窝，大虎终于扶着他走到了对岸。

过了渠子，又是一片金黄色的沙滩。这沙滩多大啊，简直望不到边。沙滩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。大虎放下衣服，两手就忙碌起来，在渠边靠水的沙滩上筑了两个沙堆。二锁正奇怪他在做什么，他站起来对二锁说：“我往里走，里面蛤多。你可不要离开这里，看着潮水把这沙堆淹倒了，就招呼我，咱们就走。”二锁虽然有些不愿意，也

只好答应了。

大虎光着屁股向前面跑去了。二锁就躺在水边的沙滩上，瞪着眼看着那两个沙堆。日头很毒，晒得他的身上起了一层白盐。不大一会儿，他就寂寞起来了。他抬起身子来看看，大虎已经走得很远。在远处的海面上，有几只海鸥在低低地飞着。他突然感到孤单起来，而且害怕起来了。怎么能不怕呢，这里连一个人也没有，连姥姥的房子也看不见，要是一下子来了海潮呢？他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不敢想下去了。

二锁记起上年伏天下河水的事来。那是一个大晴天，他和几个孩子在家乡的河里洗澡。河水很清，也不深。忽然听见上流呼呼响，大家叫嚷起来。他抬起头一看，啊呀！下河水了！黄水头又猛又凶，足有二尺高，吓得他拉腿就往岸上跑。西街的小发死命地哭起来，喊着：“二锁，拉我呀！我跑不动了！”可是二锁自己也跑不动了，哪能去拉他。幸亏当时富山叔在附近的打麦场上，拿着木叉跑到河边，一叉把小发挑了上来。小发的脸都吓白了。

可是慢慢地二锁也就安心了。海现在是这样静，一动也不动。海鸥还在低低地飞。他看看沙堆，沙堆还是好好的，海水没涨也没落。时间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有点发

困，却又不敢睡，就用手去扒身边的沙。扒呀扒呀，忽然，手指碰着一个又滑又硬的东西。他一骨碌爬起来，一看，是个大花蛤！

二锁张开嘴要喊大虎，可是念头一转，没有喊出声。他想悄悄地扒一大堆，让大虎回来吓一跳。“哼，不要以为只有你才能找到花蛤，我也能找到哩！”他在心里说。

他劈开两腿站着，用两只手向后扒，果然，不一会儿又扒出了一个。他不顾一切地继续扒起来。汗顺着额角往下滴，手指甲已经磨光了，手指头渗出血来，可是他一点也没有觉得痛。他把扒出的每一个蛤的样子都记住了。他回家要告诉妈妈和妹妹，哪些蛤是他亲自扒出来的，而且哪个是头一个扒出来的，哪个是第二个扒出来的……

花蛤很老实，静静地躺在沙滩上，不跑也不动弹。可是二锁还是不放心，把它们搬得离开渠子远远的，周围又筑了一圈围墙，围墙又高又厚，围墙上面又盖上了自己的褂子和裤子。

二锁发狂似地扒着，围墙里的“囚犯”越来越多了。“囚犯”很规矩，一点也没有要跑的意思。起初二锁还只是在附近扒，一边向围墙里张望着，可是慢慢地就放心了，就移动到远处去了，只是在押解一个新的“囚犯”的时

候才回来一次。后来他觉得一个个往回运送太耽误时间，索性把小褂拿了去，扒到的花蛤都包到小褂里，集中到十个八个以后才往回运送一次。

时间是个怪东西，有时候一点钟比一天还长，有时候一天还没有吃顿饭的时间长。现在他专心专意地扒花蛤，觉得只过了一阵工夫，但是偶然抬起头来看看，日头已经大偏西了。他猛地想起那两个沙堆来，心里一紧，就撒腿往回跑。跑到渠子边，他呆住了：沙堆不见了，渠子宽了，渠里的水也浑了。

二锁慌乱起来，他发疯一样地在沙滩上跑着，扬着两只手，挥着裤子和小褂，破着嗓子喊大虎。可是现在大虎在哪里呢？半天工夫，大虎的影子才在左边的沙滩上出现，二锁就用更大的嗓音喊起来，迎着大虎跑去。跑一阵，觉得不对头，就又跑回渠子边看看。哎呀，海变得真快啊，海水嘶嘶的，一会儿就淹上来四五尺宽。他又迎着大虎跑去。这时大虎也朝着这边跑过来了，可是他跑得多慢呀！唉，三岁的小孩也比他跑得快。

大虎跑到跟前一看，什么都明白了。他气狠狠地看一看二锁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这时海水已经淹到他们脚底下，渠子差不多比以前宽了一倍。二锁看看水，又看看大虎，忽然大声哭起来。

大虎停了停说：“试试吧，看能不能把你带过去。”

二锁一下子不哭了。大虎在前面走，二锁跟在后面。水淹到膀子了，大虎平着身子浮起来，两只小腿一蹬，象条梭鱼，一只手划水，一只手抓住二锁的胳膊。可是两人一起沉下去了。大虎很快钻出水来，拉着二锁回到原来的岸上。二锁象呆了一样，哭也哭不出声了，紧紧拉住大虎的胳膊。这时大虎的脸色也变了。

渠子的水还是嘶嘶地向沙滩上淹着，眼看淹到二锁圈花蛤的围墙边了。大虎一转头看见了二锁的白棉布裤子，他跳过去一把把它抓起来。一忽儿，他已经用裤带的两头扎住了裤脚，把裤子按在水里湿透了，又拿起来在空中一甩，接着啪地往水里一按，两个裤筒鼓鼓地装满了空气，水面上就出现了两个大气泡。他一只手抓住裤腰，一只手把二锁拉过来，不由分说地把二锁按倒在水面上，将两个鼓鼓的裤腿套在他的膈肢窝底下。“使劲握着裤腰，千万别撒手！”他在水底下把裤腰交给二锁说，然后就一只手拨着水，一只手拉住二锁向对岸游起来。裤筒里的空气在嘶嘶地响着。

多么急人啊！一尺，二尺……大虎费力地用一只手向前游着。啊，中流过去了，可是气泡渐渐小了，二锁的身子在慢慢沉下去。大虎用尽最后的力气又向前游了丈

把远，往水里一站，水只淹到腰部。二锁欢喜得心都快要跳出来，也不知道怎么跑上了岸。

大虎说：“等等，我过去把东西拿过来。”说罢就又游了回去，一会儿又游过来了，拿回了自己的衣服和二锁的小褂，小褂里鼓鼓地包着一包蛤，有大虎挖的，也有二锁挖的。

两个人朝着村庄的方向跑起来。二锁没有落在大虎的后面，没觉出脚痛，也没觉得累。跑呀，跑呀，已经跑过石岩了。二锁回头一看，身后已是白茫茫的一片，海水已经跟上来了。大虎说，这里的海水比南面的海水走得快，一点钟能走七八里。可是，不管海水跑得怎么快，却终于落到后面了。二锁的心里轻松起来了。不大一会，他们已经来到村头上。一个姑娘挑着水桶到井边打水，看见他们，用一个指头划着脸对他们说：“不害羞，光着跑回来了。”接着又说：“大叔找你们到处都找遍了，还不赶快回家去！”

两个人来到一棵树底下，大虎帮着二锁把裤子解开，拧了拧水，晾在树上。现在大虎已经顾不上象往常那样跟他开玩笑，说他是一条咸鱼了，只是慌忙穿上衣服，一声不响地坐在草地上，担心回去后怎么对父亲交代。二锁心里也乱得很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他抬头向北看了一眼，那里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他的身上不由打了一个冷

颤。他又看了看大虎，大虎在他眼里已经变了样，他有多么好啊！为什么过去他不觉得大虎好呢？他突然对大虎说：

“大虎，你听我说，我对你好，心里真对你好，咱们一辈子做个好朋友行吗？”

可是大虎什么也没有回答。他两手攀着膝盖坐着，皱着眉头望着远处的海，过了好大一会，才对二锁说：

“回去我爹要问起来，你就说是我引你到北边港渠子跟前去的，潮水没涨我们就回来了。”

1954年

养鸡场长

我吃过早饭就动身，过午，便走进了山区。周围一切多么熟悉亲切！崎岖的山路，矗立的峰顶，左边潺潺流着的山涧……好象我离开这里不是八年，而是八个月。

积雪融尽了，天空无比的洁净，偏西的太阳照着绿油油的麦田。

我兴奋地走着，想象着今晚在那丛山中的小村里跟一些人的愉快的会见，也回想着以前我住在那村时的一些情景。

那还是一九四七年敌人进攻胶东的时候，我们几个人被疏散在那个村子里。村子很小，只有三四十户人家。

我住在一个叫李洪奎的贫农家里。他家里一共四口人，两个大人，两个孩子。儿子叫保明，那年十五岁。还有个小姑娘叫小英，那年才七岁。四口人，有上十亩地，说起来生活也该不错。可是，以前是个穷底子，再加上新分到的几亩地都荒死了，没有牲口，地耕不好，粪上不去，